

爱伦坡探案大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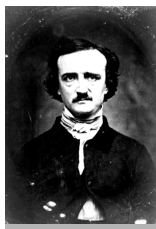
埃德加·爱伦·坡



安徽美术出版社



| 原作者简介 |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被誉为影响 19 世纪美国文坛的作家之一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

1809 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原名埃德加·坡，其父母均是演员，在他出生后不久其父下落不明，在三岁时母亲去世，后被烟草富商约翰·爱伦私下收养，改名为“埃德加·爱伦·坡”。

早年曾先后就读弗吉尼亚大学与西点军校，期间因语言学识过人、成绩优秀而在学员中深得人心，但在生活中却因感情的不如意与养父的歧视倍感受挫，不久就因赌博、酗酒等原因被学校开除。

虽然一生贫苦潦倒，但他在文学领域却是不可多得的鬼才作家，文学领域涉猎极广，作品往往别具一格、内容多样。被称为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短篇哥特小说巅峰、象征主义先驱之一。

影响 19 世纪美国文坛的作家之一——埃德加·爱伦·坡，有着很多让人为之着迷的作品。他在文学领域涉猎极广，诗歌、短篇小说、侦探小说和文学评论等。他的作品向来充满神秘恐怖的气息，让读者为之着迷，虽然故事总是围绕着诡异和灰暗，但是作品往往都映射出人类内心的阴暗与诡异，别具一格，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风格。

爱伦·坡 1809 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对于文学创作拥有很高的造诣，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和西点军校。在学校期间因学识过人、成绩优秀而在学员中深得人心。但在生活中却因感情的不如意与养父的歧视倍感受挫，不久就因赌博、酗酒等原因被学校开除。

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几乎都贯穿着“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的艺术主张。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而在故事写作方面，每篇作品都应收到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他用阴郁的文字、悬疑的情节以及玄妙的推理技巧来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在他的笔下，人类内心中的阴暗、邪恶、诡异等行为都暴露无遗！

埃德加·爱伦·坡一生穷困潦倒，受尽人间白眼，幼失双亲，生性敏感，对于温暖和安全感总是异常缺乏，加上屡遭磨难，对于他来说，现实更是不堪面对的，他只有借助写作和酒精才能在幻想的土地上恣意驰骋。不论生前死后，外界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诗人，而在对他有成见的人眼里，他只是酒鬼与疯子。当然不管怎么说，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埃德加·爱伦·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作品，其中包括惊悚名篇《黑猫》《和木乃伊谈话》《金甲虫》等，以及推理类侦探小说《莫



爱伦·坡探案大全集
黑猫

格街悬案》《失踪的玛丽·萝洁》《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等。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诡异，经久不衰，是许多侦探迷与小说迷追捧的对象！

| 目录 |



黑 猫 / 1

听得墓冢里发出了一个声音！开始一下是哭声，先是瓮声瓮气，之后又断断续续，就像个小孩在抽泣，之后一下子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声音异样，并且惨绝人寰。这就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得意，半似恐怖，只有那些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才会如此痛苦地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打成一片，才和这声音差不离……

失踪的玛丽·萝洁 / 11

由于玛丽·萝洁年轻美貌，特别是她以前小有名气，敏感的巴黎人不禁对此案极感兴趣。我真想不起来有哪件命案以前曾经产生这么广泛的回响，人们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警察局更对此案格外卖力，巴黎几乎出动了全部警力来调查此案……

陷阱和钟摆 / 43

这坚实的牢房地面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寸的地方容许我这被扭动着、烧灼的身体立足了。我没有再挣扎，可是我内心的痛苦却好像

| 目录 |

就是一声响亮的、最后拉长的、绝望的尖叫声找到了出口。我感觉到我在那陷阱边上踉踉跄跄——之后我就把眼睛转开……

威廉·威尔逊 / 61

他不再低语，甚至我能在幻觉中感到他说话时我自己也在说着：

“你已经获胜，我投降。但是自此之后，你也已经死去——从天堂，从世上和希望中死去。你存在于我之中，而在你所见我死之影中，也是你自身之死，看你将自己杀得多么彻底……”

人群中的人 / 79

世界上最坏的心肠就是比《动植物》还要糟糕的一本书，“不许读”或许也不过是上帝的一个恩赐吧。

逆反心魔 / 89

我们假如检验过这种行为以及类似的行为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逆反情绪的后果。正因为不应当做，所以就偏要做，除此以外没有可以解释的理由。而我们确实确实可以把这种逆反情绪看作是魔鬼之王直接煽动的——只要不是有时据说它也能办些好事的话。

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 / 97

“千真万确，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靠着一名

| 目录 |

精神病患者，一个愚蠢的家伙，他不知道是怎么想到了这样一个念头，觉得他发明了一种比以前任何方法都要好的管理方法，我是说管理精神病人的方法。我想他是想用他的发明来进行一次试验，于是他就说服其他病人参加了他推翻管理机构的阴谋。”

好 好 / 115

“魔鬼！”我们的主人公一跃而起，惊叫着，并且推翻了他身边的桌子，骇然地环顾四周。

“一点没错。”一个声音很安静地回答。

“什么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为什么你会到这儿来？”好好大声喝道，他看到什么东西正舒展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椭圆形画像 / 131

画家站立在他苦熬而成的作品之前，看得一时出神，可是之后，他的目光还没有离开画像，就脸色惨白、大惊失色、浑身发抖，并且还高声喊道：“这也就是生命本身！”突然就转过身来看他的爱人，却发现他的爱人……

艾蕾奥瑙拉 / 135

熟悉的悦耳声音，说道：“愿君安眠！爱神乃是万物主宰，君热恋伊，欧曼迦德，所以免罪，不再去追究君对艾蕾奥瑙拉所立的誓言，其中的原因，日后升天，理当见分晓。”

| 目录 |

泄密的心 / 143

这样假惺惺的笑让我再也受不了啦！只不过觉得不喊就要死了——瞧——又来了——听！愈来愈响！愈来愈响！愈来愈响！愈来愈响——

“坏蛋！”我失声尖叫，“请别再装蒜了，我招就是！”于是我撬开地板——“这儿，这儿！现在他那颗可恶的心还在跳呢！”

黑 猫

听得墓冢里发出了一个声音！开始一下是哭声，先是瓮声瓮气，之后又断断续续，就像个小孩在抽泣，之后一下子就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声音异样，并且惨绝人寰。这就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得意，半似恐怖，只有那些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才会如此痛苦地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打成一片，才和这声音差不离……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非常荒唐，而又非常平凡，我并不是乞求各位相信，事实上竟然连我的心里都不相信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如果指望人家相信，那岂不是发疯了吗？可是我现在并没有发疯，而且的确不是在做梦。可是明天我就会死到临头了，我要在今天把这事说出来以让灵魂安生。我迫切地打算将这些纯粹的家常琐事简洁明了、一五一十、不加评语地公布于世。因为这些事的缘故，我受尽折磨，饱尝惊慌，最终就毁了一生。可是我不想详细解释，对我来说，这些事只有恐怖，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谈，并没有什么可怕。或许，后世一些有识之士会将我这种无稽之谈看作寻常小事。某些有识之士的头脑比我更加冷静、更加条理分明，并不像我这样遇事慌张。我这样诚惶诚恐、细细道来的事情，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肯定就是一串有其因必有其果的普通事罢了。

从小我就以心地善良、温顺而出名。事实上我心肠软得出奇，一时间竟成为小朋友的笑柄。我尤其喜欢动物，于是父母就百般纵容，还给了我各种各样玩赏的小动物。我大半的时间都泡在与这些小动物嬉玩上面。每当我喂食和抚弄它们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高兴。就这样我长大了，这个癖性也随之而发展，一直到我成人，这一点还是我的主要乐趣。对于他们来说，有人疼爱、忠实、伶俐的狗，压根儿就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说明个中乐趣其味无穷了吧。你如果是经常尝到人类那样的寡情薄义的滋味，对于兽类那种自我牺牲的无私之爱，肯定也会感到刻骨铭心。

我很早就结了婚，幸好妻子跟我意气相投，她看到我偏爱饲养家畜，只要有机会物色到中意的玩物总是不放过。我们养了金鱼、良种狗、小鸟、小兔子、一只猫和一只小猴。

这只猫个头特别大，非常好看，浑身乌黑，并且伶俐绝顶。我妻子出生以来就非常迷信，她一说到这猫的灵性，常常就会扯上古老传说，觉得凡是黑猫就都是巫婆变化的。对这点我倒并不是说我妻子极为认真，我一提到此事只不过是顺便想到而已。

这猫名字叫作普路托，原来是我心爱的玩伴和东西。我会亲自喂养它的，我在屋里无论走到哪儿，它就会跟到哪儿。甚至连我上街去，它都会跟着，并且想尽法子也赶不掉它。

就这样我和猫的交情维持了好几年，并且在这几年工夫中，说起来不好意思，因为我喝酒上了瘾，脾气习性整个都彻底地变坏了。我一天比一天变得喜怒无常，还动不动就使性子，而且还不顾人家受得了受不了。我竟然还会任性地恶言秽语辱骂起妻子。甚至还会对她拳打脚踢。当然，我饲养的那些小动物也感到我脾气的变坏，我不仅不照顾它们，反而会虐待它们。那只小猴，那些兔子，甚至是那只狗，也许是因为亲热，或者是碰巧跑到我跟前来，我总会肆无忌惮地糟蹋它们。但是只有对待普路托，我还会有所怜惜，不忍心下手。没有想到我的病情会日益严重，你想想世上哪有比酗酒更厉害的病啊，这个时候普路托老了，脾气也倔了，于是我索性把普路托也当成是出气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从城里一个常去的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我认为这猫躲着我，就一把抓住它，它一看见我凶相毕露就吓坏了，因此不禁在我手上轻轻咬了一口，而且还留下了牙印。我马上就像恶魔附身，而怒不可遏。我一时间竟然忘乎所以，原先那个善良的灵魂一下子就飞出了我的躯壳，之后我酒性大发，并且赛过凶神恶煞，浑身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狠劲。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并且打开刀子，攥住那个可怜畜生的喉咙，之后竟然居心不良地将它的眼珠剜了出来！当写到这幕该死的暴行的时候，我不禁会面红耳赤，不寒而栗。睡了一夜之后，酒



醉方醒。等到第二天一早起来，神志便恢复了，于是就对自己犯下这个罪孽后悔莫及。可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淡薄而模糊的感觉罢了。我的灵魂还是毫无触动，之后我又狂饮滥喝起来了，并且一旦沉湎醉乡，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就统统忘光了。

这个时候那猫的伤势也渐渐好转，眼珠剜掉的那只眼窠真的非常可怕，看来它再也不会感觉到痛了。它照常在屋里走动，只是只要一见我走近，它就不出所料地吓得拼命逃走。我毕竟天良未泯，所以一开始看见过去这么热爱我的畜生竟然这样嫌恶我，未免也会感到伤心。可是这股伤心的感觉一下子就变为恼怒了。并且到了后来，那股邪念又上升了，最终也害得我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种邪念，哲学上并没有多重视，可是我深信不疑，这样的邪念只不过是人心本能的一股冲动，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原始功能，或者说是情绪，人类性格就是由它来决定的。在无意中谁都可能会多次干下坏事或蠢事，并且这样干的时候就会无缘无故，心里明知做不得可是偏要干。哪怕我们明明就知道这样干犯法，我们不是还会这么无视自己看到的结果，并且还有股拼命想去以身试法的邪念吗？唉，也正是这股邪念最终断送了我的一生，正是由于出于内心这股深奥难测的渴望，渴望并去自找烦恼，而且还会违背本性，因为作恶而作恶，我竟然继续对那只无辜的畜生下起毒手来，而最终还害它送了命。也就在一天早晨，我心狠手辣，竟然用根套索勒住猫脖子，并且把它吊在树枝上，就这样把猫吊死了。现在想起此事，我禁不住眼泪汪汪，心里早就痛悔不已。就是因为我知道这猫爱过我，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这猫没冒犯过我，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干是在犯罪——是犯下了该去地狱的大罪，罪大之极，足够害得我那永生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如果真的有此可能，就连慈悲为怀、可敬可畏的上帝都没有办法赦免我的罪过。

也就是在我干下这个伤天害理的勾当的当天晚上，在睡梦里我忽听得喊叫失火，马上惊醒。床上的帐子已经着了火，并且整幢屋子都烧着了。我们夫妇以及一个仆人好不容易才在这场火灾中逃出。这场火灾烧

得真的非常彻底，我所有的财物统统化为乌有，自此以后，我就索性万念俱灰了。

我倒也不会那么懦弱，就在自己所犯罪孽以及这场火灾之间去找因果关系。我不过是要把事实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一说，但愿别将任何环节落下。就在失火的第二天，我去凭吊这样一堆废墟。墙壁都倒塌了，只不过还有一道没塌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堵隔墙，厚倒不大厚，恰好就在屋子中间，而我的床头就靠近这堵墙。墙上的灰泥大大地挡住了火势，我将这件事看作新近粉刷的缘故。墙跟前密密麻麻聚满了一堆人，有不少人看来非常仔细和专心地在调查这堵墙。只听见大家连声喊着“奇怪啊”，以及就像此类的话，我不由得感到好奇，于是就走近去看，只看见白壁上赫然有个浅浮雕，原来竟然是只偌大的猫。这猫刻得惟妙惟肖，并且一丝不差，而猫脖子上竟然还有一根纹索。

我一看见这个怪物，简直以为自己活见鬼了，因此不禁惊恐万分。可是转念一想最终放了心。我清楚地记得，这猫分明就吊在宅边花园里，火警一起，花园里就挤满了人，肯定就是哪一个人将它从树上放下来，并且从开着的窗口扔进了我的卧室。他这样做也许是打算唤醒我，而另外几堵墙倒下来，恰巧就把受我残害而送命的猫压在那新刷的泥灰壁上，而壁间的石灰以及烈火和尸骸同时发出的氨气，三者起了某种作用，墙上才可能会出现我刚看到的浮雕像。

对于刚刚细细道来的这一让人惊心动魄的事实，就算是良心上不可以自圆其说，于理说来倒也是稀松平常的，可是就在我心灵中，总可以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有好几个月我都摆脱不了那猫幻象的纠缠。也就是在这个时节，我心里又滋生了一股说是悔恨但又不是悔恨的模糊情绪。我甚至非常后悔害死这猫，所以也就在经常出入的下等场所中，四处去物色一只外貌多多少少有些相似的黑猫来作填补。

有一天晚上，我就醉醺醺地坐在一个下等酒馆里面，突然间我注意到一只还盛放着金酒或者朗姆酒的大酒桶，这就是屋里主要的一件家伙，桶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我刚才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酒桶看了好



一会儿，奇怪的是竟然还没有及时地就看出上面那东西，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用手摸摸，才发现原来是只黑猫，长得非常大，个头就和普路托完全一样，除了一处之外，其他都极相像。普路托全身并没有一根白毛，然而这只猫几乎整个胸前都长满一片白斑，只不过是模糊不清而已。

我刚摸着它的时候，它就马上跳了起来，咕噜咕噜直叫，身子一味地在我手上蹭着，似乎在表示承蒙我注意而非常高兴。这猫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当场就向店东协商要求买下，谁知道竟然连店家也一点都不晓得这猫的来历，并且也从来没见过，因此也没开价。

我继续捋着这猫，然后就准备动身回家，这猫却流露出要和我走的样子。我就让它跟着，一面走一面常常就偻下身子去摸摸它。这猫一到我家立刻就很乖，一下子就博得了我妻子的欢心。

然而至于我嘛，不久之后就对这猫厌恶起来了。这正好就出乎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也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它对我的眷恋是如此明显，我见了反而会又生气又讨厌。这些情绪渐渐地竟然就变为深恶痛绝了。我尽量地避开这猫，正是因为心里感到羞愧再加上回想起早先犯下的残暴行为，我才不敢动手欺凌它。我有好几个星期都一直没有去打它，并且也没有粗暴虐待它。但是久而久之，对这猫我就渐渐有说不出的厌恶了，一看到它那副丑相，我就会像是躲避瘟疫一样，悄悄溜之大吉。

更不用说，让我更加痛恨这畜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把它带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看到它竟然和普路托一个样儿，眼珠也被剝掉了一个。但是，我妻子看见这样的情形，反而分外喜欢它了。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妻子是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我身上原来也具有这样出色的美德，它曾经让我感到无比纯正的乐趣。

虽然我对这猫这般嫌恶，对我它却反而越来越亲热，它和我基本上就寸步不离，这股拧劲儿读者的确难以理解。只要我一坐下，它就肯定会蹲在我椅子脚边，或者是跳到我膝上，并且还在我身上到处撒娇，真

的令我十分讨厌。我一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它就会缠在我脚边，差一点把我绊倒。或者，会用又长又尖的爪子钩住我的衣服，并且会顺势爬上我胸口。尽管我恨不得一拳将它打死，但是这时候，我还是不敢动手，一则是由于我想起自己之前先犯的罪过，然而主要的原因还是——索性让我说明白吧——对这畜生我害怕极了。

这样的害怕倒不是生怕皮肉受苦，然而如果要想说个清楚倒也为难。我简直就是羞于承认——唉，尽管如今身在死牢，我简直也羞于承认，这猫给我造成的恐惧竟是因为可以想象到的纯粹幻觉而变得更加厉害了。我妻子不止一次地要我留神看看这片白毛的斑记，正如我上面提到过，这只怪猫和杀掉的那只猫，唯一明显的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这片斑记。想必各位依然还记得，我说过这斑记虽然大，之前倒是很模糊的，可是逐渐地，不知不觉中竟然明显了，并且最终竟然现出一个一清二楚的轮廓了。我的理智好久以来一直不肯承认，竭力将这当成幻觉。这个斑记竟然还成了一样东西，我一提起这东西的名称就禁不住浑身发毛。正是因为这样，对这怪物我特别厌恶和惧怕，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早就把它干掉了。我说呀，原来这件东西是个吓人的幻象，真的是个恐怖东西的幻象——一个绞刑台！哎呀，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刑具啊！这是正法的刑具、恐怖的刑具！这真是叫人受罪的刑具、送人去死的刑具呀！

这个时候我真的就落到要多倒霉有多倒霉的地步了。我就像若无其事地杀害了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生，也就是它的同类，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生竟然会对我——一个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带来那么多不堪忍受的灾祸！哎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再也不能够得到安宁了！然而在白天里，这畜生片刻都不会让我单独太平平的，然而到了黑夜，我时时刻刻都不会说出从有多可怕的噩梦中惊醒，一看到我脸上总可以看见这东西喷着热气，我的心头永远会压着这东西的千钧棒，丝毫也摆脱不了这么一个具体的梦魇！

我的身心遭受着这般痛苦的煎熬，心里于是仅剩的一点善性也丧失



了。邪念竟然成了我唯一的内心活动，转来转去斗不过极为卑鄙龌龊的邪恶念头。我脾气从来就是喜怒无常的，现在已经发展到痛恨一切事，痛恨一切人了。我盲目地放任自己，常常会动不动地就突然发火，并且管也管不住。哎呀！常常遭殃，并且逆来顺受的就是我那毫无怨言的妻子了。

因为家里穷，我们只好住在一幢老房子里。有一天，竟然为了点家务事，她陪着我到这幢老房子的地窖中去。这猫也和我走下那陡峭的阶梯，并且差点儿害得我摔了个倒栽葱，并且气得我直发疯。于是我抡起斧头，盛怒中竟然会忘了自己对这猫还怀着幼稚的恐惧，之后就对准这猫一斧砍下去，要是那个时候真的按我心意砍下去的话，不用说，这猫当场就会完蛋了。可是谁知道呢，我妻子伸出手来就一把攥住我。那个时候我正在火头上，这样给她一拦，也就分外暴跳如雷，于是就趁势挣脱胳膊，并且对准她脑壳就砍了一斧。只听可怜的她哼也没哼一声就马上送了命。

干完了这件伤天害理的杀人勾当之后，我就干脆细细盘算藏匿尸首的事了。我知道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如果想要把尸体搬出去，肯定就要给左邻右舍撞见，我心里想了许多的计划。一会儿我想要把尸首剁成小块烧掉，来个毁尸灭迹。可是一会儿我又决定在地窖里给她挖个墓穴埋了，而一会儿我又打算将尸首投到院子中的井里去，并且甚至还想把尸首当作货物装箱，按照常规，雇个脚夫将它搬出去。最终，我突然就想出一条自忖的万全良策。于是我就打定主意将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而据传说，中世纪的僧侣就是这样将殉道者砌进墙里去的。

这个地窖派这个用处真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墙壁结构非常松，而最近也刚用粗灰泥全部刷新过，由于地窖里潮湿，灰泥到现在也还没有干燥。并且有堵墙由于有个假壁炉而凸出一块，已经填没了，做得就和地窖别的一部分一模一样。我可以不用费什么手脚地将这地方的墙砖挖开，之后就把尸首塞进去，再照常把墙完全砌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什么人都看不出破绽来。

果然这个主意不错。我用了一根铁棒，并且一下子就撬掉砖墙，之后又仔仔细细把尸首贴着里边的夹墙放好，这样就好让它撑着不掉下来，之后又没费半点事就将墙照原样砌上。于是我弄来了黄沙、石灰和乱发。而做好一切准备，我就配调了一种和旧灰泥分别不出的新灰泥，小心翼翼地将它涂抹在新砌的砖墙上。等我做完了事之后，看到所有的事顺当了才放了心。这堵墙甚至一点都看不出动过土的痕迹来，地上还剩下的垃圾也仔仔细细地被收拾干净了。我得意扬扬地朝四周看了看，不由得暗自说：“这下子到底没有白忙啊！”

我接下来就要寻找替我招惹来那么些灾害的祸根，我最终横下一条心来，想要把这畜生干掉。要是我那个时候碰到这猫，包管它肯定就活不了了。可我没有料到我才大发雷霆的时候，那个鬼精灵看见不妙就溜了，现在我还是这股火性，当然也就不敢露脸。终于这只讨厌的畜生不在了，最终我心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也放下了，这股深深的乐劲儿实在无法形容，更加无法想象。而到了夜里，这猫还没有露面，就这样，自从这猫上我家之后，我终于至少可以太平平地酣睡一夜了。哎呀，虽然我心灵上还压着杀人害命的重担，可是我还是睡着了。

接着过了第二天，之后又过了第三天，这只折磨人的猫还没有来，我才可以重新像个自由人那样呼吸。这只鬼猫吓得就这样从屋里逃走了，并且一去不回了！眼不见为净，这样的乐趣就甭提有多大了！在生日那天我犯下滔天大罪，可是心里竟然没有什么不安。官府来调查过许多次，我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搪塞过去了。他们甚至还来抄过一次家，可是当然查不出半点线索来。就此我认为我的前途安然无忧了。

一直到我杀妻的第四天，没有想到屋里突然闯来了一帮警察，并且又动手严密地搜查了一番。可是，我自恃藏尸地方非常隐蔽，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料到，因此一点也不会感到慌张。那些警察命令我陪同他们一起搜查，可是他们竟然连一个角落也没有放过。一直到搜到第三遍、第四遍，终于他们走下地窖。我毫不动容、泰然自若，平生并没有做过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的一颗心也这样的平静。在地窖里我从这头